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十八回 尊前人是戲中事 眼底文多弦外音

卻說鄭甘棠列宴稱慶之日，正長鶴山遺詩決絕之時。那天正悶得慌著，聽說甘棠家裡很熱鬧，便想：「昨夜這事，原出於不得已的。甘棠是個當時介紹人，料他也脫不了這關係。倒不如找他去散悶，或者有一個商量。」主意已定，便吩咐外邊備車。自己向夫人面前敷衍著一回，托故出來，忙忙到甘棠那裡。還沒到門口，早聽得車馬喧闐，笙歌繚繞。只是一件奇怪，鶴山的車才進巷口，那些車馬都靜悄悄的兩邊卸了開去。登時滿街寂靜，讓鶴山的車中間過去。到得門首，已先有幾個管差的，領著冠帶整齊的家人排列在兩旁。還沒投進帖去，甘棠已迎將出來，直趨至車門口，把鶴山捧將出來，道：「怎你也來了？快進去聽戲罷！」鶴山一壁下車，一壁笑著道：「你好！」

有這樣的盛會，也不關照我一聲。撇得我在家正悶得慌呢。」

說著便向裡邊來。有幾個貼身跟著的隨了進來。甘棠笑向他們道：「各位在外邊隨便喝一杯罷。公子是不客氣的，有我替你們侍候著呢。」說完，領著鶴山一曲一折的進來。還沒上廳，早有班人哄然笑迎上來。鶴山一看，見都是些熟人，連李伯純都在那裡，便嚷道：「你們好！竟瞞了我樂起來哩。」

人叢中一個直笑出來道：「誰瞞了你？只怕你倒瞞著了人，在那裡將詩簡弄得人家啼笑都非呢。」鶴山看時，不覺心裡一呆，原來那人正是忘年同軌的老名士李伯純，只得岔著別話。

上了廳事，見自己的座位已預備著在上首。鶴山見有許多父老輩在裡頭，謙讓一回，才就席坐了。那時台上正演著陳璐玉、黃佩秋的《雙搖會》，把閨中爭寵情事，摩寫得盡情極致。

伯純在隔座回頭問鶴山道：「花為薄命，蝶本鍾情。一夕春風，你何苦鈴幡自解呢？」鶴山默然不語。

卻好甘棠走過來招呼，見鶴山不歡樣子，忙要替他叫挹芬，卻先見伯純的條子已發去了。做主人的別的不妨，就只這件事卻不能決然出口。虧他是七伶八俐的，早打定的主意，笑向伯純道：「老伯講的是什麼啊？」伯純歎道：「我說鶴山世兄忒煞狠心！我輩徵歌賞舞，原看做到眼風花。昨天不知為什麼事，竟把挹芬絕了。」甘棠忙道：「這原不該呀，只天幸今兒硬挨著老伯叫了挹芬，有這一來，老伯怕不能移我玉愛，作伊冰媒麼？」說完，撫掌大笑。卻一眼看著鶴山，覺得鶴山眉目間舒展了許多，便閉開去了。

不多一刻，挹芬來了，登時彩聲雷動。那知他一眼看見鶴山，便雙淚潸然，凝眸苦注，在伯純那裡請了個安，便走過來撫著鶴山的肩，慘然道：「公子，你怎要起挹芬的命來！」說時，低隨（垂）粉頸，幾乎下淚。鶴山搖頭歎道：「這教我怎樣同你說呢！」伯純早已看見，心裡兀是有些不舒服，只礙著鶴山面子，只得笑向挹芬道：「公子是我世交，你就坐在那裡招呼著，原同招呼著我一樣的呢。」

挹芬便向鶴山身側坐了下來，不敢多說，只拿著鶴山的手，教他向自己胸前背人按著，低低道：「挹芬這心，被公子驚碎了。」鶴山不覺淒然欲絕。忽見一個絕色伶人走向自己身畔，請了個安道：「請公子賞一出罷！」鶴山見是畹芬，心裡更覺得難受，卻又不好被挹芬看破行徑的。一時新愁舊恨，拼成一念，竟把知覺失了，想不出什麼戲來，隨口道：「就是那《金雀記》的《喬醋》罷！」畹芬見他獨點了這一出，早領會了一半，向挹芬微飄了一眼，翩然辭退。

挹芬聽他點了《喬醋》，把纖手不住將鶴山的手搓著，卻把眾人看得呆了。倘別個人做出這行徑來時，早已全體鼓噪嚷起罰酒來了，獨有鶴山面子上卻發作不出，只好向背地裡啾啾唧唧的議論。甘棠是個主人，勢不能不管些閒事，便攔住畹芬，攜著他的手笑道：「乖乖的，成日價問我要長公子，今天可交給你。」畹芬紅上雙腮，酣然一笑道：「啐，你替我規規矩矩的陪客罷！要差了點時。喏，東首上坐的不是妾大執金吾麼？看他會走下坐來，拉你交校尉老爺們呢。」說完，奪手走了。

不多一刻，《喬醋》上場。畹芬扮演潘岳夫人，半嗔半喜的，只向鶴山唱來，把眾人聽得涎垂一尺。連那位妾大執金吾也隔坐向鶴山笑道：「勸世兄以後割愛些兒罷。不然怕畹芬不易給你罷休呢。」鶴山一面含笑應著，一面細嚼那曲中神味，竟同昨夕一般。只畹芬那一付嬌喉豔韻，到底比夫人勝了許多，不覺悠然神往，把昨晚信誓全忘了，只向台上畹芬癡癡笑著。

挹芬明知個中必有個絕妙的機鋒，只一時不敢喝破，只得把話去打斷他紅氍毹上心事。那知鶴山呆呆的直看到潘岳夫人進去了，才回頭向挹芬歎息道：「你當知這戲中人是眼前事哩。」

說完，立起身來想走。挹芬含淚請他到自己家去，鶴山答應了。甘棠、伯純見鶴山立起身，一齊走過來攔住他。伯純道：

「還有文章沒給你看看呢。」便一手拉著鶴山，一手攜著挹芬，走過慶祝的正廳來。

只見燈燭輝煌，錦繡掩映，中間供著尊元首攝影，下邊懸著塊金質彩綬的勳章。在鶴山自然司空見慣，甘棠則已覺得榮寵非凡了。兩邊掛著許多幛屏，諒來總是京裡大官闊府送的居多。伯純卻指著上首朝西一幅祝辭道：「六十老媪最會倒繡孩子。世兄你是個海內賞鑒家，請你讀一遍罷！」鶴山走近前去看時，卻是篇絕妙的散文，便讀將起來道：

今天子御宇之歲，君以關東豪俊徙至自淮揚，能以術游公卿大夫間，眾稱之曰能，舉以告。天子曰：

「昔鄼侯以發縱指示獲上賞，朕嘗薄之。世之豪俊，苟有從予游者，今國家多難，誠欲得追默者耳。」君曰：「唯乃試以事，無不克者。」天子乃進而命之曰：

「國有常刑，亦有常賞。今江以南，狐鼠之所窟也，昔益烈山澤，禹鑄魑魅，勉旃無方朕命。」君乃道：

「河洛涉江漢，下轡皖而東，越一月功成歸命，蓋已盡攬東南之秀於王庭矣。」天子稱之曰：「能克懋爾績，朕能富貴爾。」邦人士之聚都下者，謂君為榮，稱觴為君祝。予維天命所在，乘時以立功者之別有慶焉，乃為文以祝之曰：嗟乎，民之好惡庸有常哉？得一豪雋者，假威力以為驅，謳歌且隨之矣。大江以南，聖主所謂窟宅狐鼠者，得君一行，隼鷲梟獍，盡登於明堂。然則天下事亦大可知矣。司馬遷曰：五年之間，號令三嬗，生民以來，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，吾今乃知之。雖然，士之處功名亦大難也。今天子起行陣，好與下同甘苦，必能垂霖澤於無既。顧法非陛下所立，亦非臣所立，昔人有能言之者，君儻然凜念之哉。吾聞諸古之祝人者曰：「歌於斯，哭於斯，聚骨肉於斯。」

君儻凜然念之哉。淮陽李伯純拜祝。

鶴山讀完，不住贊道：「好大手筆！現在的祝辭，那裡有這種古茂謙直。」伯純拈髯微笑道：「世兄原是個識者。只老夫不敢當此謬贊哩。」說完，自己得意揚揚的激昂頓挫讀了一遍，向挹芬道：「前天給你的那紈扇呢？」挹芬笑道：「公子早讀過了，還是獎勵得太過，怕我當不起呢。」伯純不覺大笑道：

「一行作吏，此事遂廢。自問口舌生澀，取笑大雅。只自覺比那些時髦名士稍勝一籌呢。」因回首向鶴山道：「我們一起到挹芬家去罷！」鶴山那裡肯不依，便含笑應著，仍攜了挹芬走到席上。草草坐了半刻，便同伯純辭了甘棠，先吩咐自己的車照例候著，自己便搭著挹芬的車走了。真是：